



列傳卷第一百十

宋史三百五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趙挺之

張商英

兄唐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
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卽位賜士卒緡錢郡
守貪耄不時給卒怒諒持曰挺突入府守趨避左右

盡忝挺之坐堂上呼問狀立發庫錢而治其爲首者衆卽定魏境河屢決議者欲徙宗城縣轉運使檄挺之往視挺之云縣距高原千歲矣水未嘗犯今所遷不如舊必爲民害使者卒徙之財二年河果壞新城漂居民略盡召試館職爲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拭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爲誹謗先帝旣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爲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

舍人給事中使遼遼主嘗有疾不親宴使近臣卽館享客比歲享乃在客省與諸國等挺之始爭正其禮徽宗立爲禮部侍郎哲宗祔廟議遷宣祖挺之言上於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當遷從之拜御史中丞爲欽聖后陵儀仗使曾布以使事聯職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

見帝默思咎徵盡除京諸蠹法罷京召見挺之曰京所爲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爲右僕射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不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隙一開禍擎不解兵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恤物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挺之仍以大學士使佐神觀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長身偉然姿采如峙玉負氣倣儻豪視一世調通州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辟知南川縣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吏無敢與

共語部使者念獨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卽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下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歸薦諸王安石因召對以檢正中書禮房擢監察御史臺獄失出劫盜樞密檢詳官劉奉世駁之詔糾察司劾治商英奏此出大臣私分願收還主柄使耳目之官無爲近臣所脅神宗爲置不治商英遂言奉世庇博州失入囚因摭院吏徇私十二事語侵樞臣於是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直知諫院商英以塔王瀉之所業示之直繳奏以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 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東刑獄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名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上疏曰先帝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

局之所建明中書之所勸當戶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作命無非指擿扶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誅賞未正願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呂武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什碑毀冢言文彥博背負國恩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捍闔以險語激怒當世槩類

此惇燾交惡商英欲助惇求所以傾燾者陽瞿民蓋氏養子漸先為祖母所逐以家資屬其女經元豐訐理不得直商英論其寃導漸使遮執政及詣御史府訐燾姻家與蓋女為道地哲宗不直商英徙左司員外郎既與漸交閔事皆露責監江寧酒起知洪州為江淮發運副使入權工部侍郎遷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衆益畏其口徽宗出為河北都轉運使降知隨州崇寧初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宋京拜相商英雅與之善適當制過為褒美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

逢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莫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兩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留為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頃之除中書侍郎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之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囚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一字賜之商英為

政持平謂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爾於是大革弊事改當十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歛以寬民力勸徽宗節華侈息土木拆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揚戩除節度使商英曰祖宗之法內侍無至團練使有勲勞當陟則別立昭宣宣政諸使以寵之未聞建旄鉞也訖持不下論者益稱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於公坐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何執中鄭居士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之惠

州有郭天信者以方技隸太史徽宗潛邸時嘗言當履天位自是稍睽寵之商英因僧德洪客彭九與語言往來事覺鞠於開封府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天信亦斥死京遂復用未幾太學諸生誦商英之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作相適承蔡京之後小變其政譬饑者易爲食故蒙忠直之名靖康褒表司馬光范仲淹而商英亦贈太保紹興中又賜謚文忠天下皆不謂然兄唐英

唐英字次功少攻苦讀書至經歲不知肉味及進士第翰林學士孫抃得其正議五十篇以爲馬周魏元忠不足多薦試賢良方正不就調穀城令縣圃歲畦薑代種與民還其陳復配賣取息銓曹指爲富縣唐英至空其圃植千株柳作柳亭其中聞者咨羨英宗繼大統唐英上漢始書云爲人後者爲子懼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願杜其漸旣而濮議果起帝不豫皇太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穎王爲皇太子神宗卽位知其人擢殿中侍御史入對帝問何尚衣綠對曰前者固得之回授臣父帝嘉其孝賜五品服帝方厲精圖治急於用人唐英言知江寧府王安石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論宗室祿多費鉅宜以服爲差殺天下苦差役不均盍思所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略施行帝方欲用之以父憂去未幾卒唐英有史材嘗著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行于世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吳材江嶼號四俊元豐八年南省奏名在優選而犯高魯王諱凡五人皆當黜宣仁后曰外家私諱頒未久不可以妨寒士命寘未級久之爲太學錄太學博士母服闋御史中丞石豫薦之召赴闕遂除三

司諫時方究蔡卞獄正夫入對徽宗語及之徐及淮南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解散其獄待蔡王如初他日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獨能及此後必爲公輔又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而以起居舍人爲編脩官不閱月遷中書舍人進給事中禮部侍郎蔡京據相位正夫欲附翼之奏言近命官纂錄紹述先志及施行政事願得陳力其間詔俾閱詳焉京罷正夫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劉達刺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鑄錢獄辭及正夫特使

遼還京諷有司追逮之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疆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爲工部尚書拜右丞進中書侍郎太學諸生習樂成京欲官之正夫曰朝廷長育人材規爲時用而使與伶官齒策名以是得無爲士子羞乎東封儀物已具正夫請間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益喜其不與京同政和六年擢拜特進少宰才半歲屬疾三上章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病小愈

丐東歸詔肩輿至內殿長子阜民掖人坐從容及燕雲事曰臣起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然兩朝信誓之久四海生靈之衆願深留聖思明日徙節安靜軍起克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將行賜之詩及硯筆圖畫藥餌香茶之屬甚厚正夫獻詩謝帝又屬和以榮其歸至盱眙病亟命子弟作遺牘自書留神根本深戒持盈八字遂卒年五十六贈太保謚文憲再贈太傅正夫由博士入都馴致宰相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年築第杭州萬松嶺以建閣奉御書爲名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帝眷

念不衰以阜民爲兵部侍郎少子阜民徽猶閣待制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亳二州判官亳數易守政不治曾鞏至頗欲振起之顧諸僚無可仗信者執中一見合意事無纖鉅悉委以剴決有妖獄久不竟株連寢多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皆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即扣頭引伏蔣之奇使淮甸號疆明官吏望風震懼見執中喜曰一州六邑賴有君爾知海鹽縣爲政識後先邑人紀其十異入爲太學博士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隣夜半火執中方

索居遑遑不能去拊柩號慟誓與俱焚觀者悲其孝而危其難有頃火卻柩得存紹聖中五王就傳選為記室轉侍講端王即位是為徽宗超拜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工部吏部尚書兼侍讀四選案籍吏多藏于家以舞文取賄執中請置庫架閣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蔡京籍上書人為邪等初無朝覲及入都之禁執中申言之且請任在京職秩者皆罷遣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大為士論所貶崇寧四年拜尚書右丞大觀初進中書門下侍郎積官金紫光祿大夫一意謹事京

三年遂代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訥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默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寅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初賜第信陵坊以為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執中與蔡京並相凡營立皆預議略無所建明及張

商英任事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
在台州執中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謀
必死瓘瓘不死執中怒罷幟政和二年大長公主喪
罷上元端門觀燈執中言不宜以長主故闕衆情願
特爲徙日以昭與民同樂之意帝重逆其請爲申五
日期用提舉修哲宗史紀恩加少保入宴太清樓錫
白玉帶會正宰相官名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
榮國公執中輔政一紀年益高五年臥疾甚賜寬告
他日造朝命止赴六參起居退治省事明年乃以太
傅就第許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切如居位時入見帝

曰自相位政爲臣數十年無此矣對曰昔張士遜亦
以舊學際遇用太傅致仕與臣適同帝曰當時恩禮
恐未必爾執中頓首謝其在政府嘗戒邊吏勿生事
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
繒錢萬置義莊以贍宗族性復謹畏至於迎順主意
贊飾太平則始終一致不能自克卒年七十四帝卽
幸其家以不及視其病爲恨輟視朝三日贈太師追
封清源郡王謚曰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登進士第崇寧中爲都官禮
部員外郎起居舍人至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居中

自言爲貴妃從兄弟妃從藩邸進家世微亦倚居中
爲重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
訕言者并及居中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
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元年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冠
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官黃經臣策以外戚秉
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文變
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徽宗頗
悔更張之暴外莫有知者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
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
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乎帝大悟居中

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帝意乃復
向京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爲言
樞密本兵之地與三省殊無嫌於用親經臣方持權
力抗前說京言不效居中疑不已援始怨之乃與張
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
以爲瑞京曰此齊少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
中曰首豈宜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
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
四年京又罷居中自許必得相而帝覺之不用妃正
位中宮復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

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
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
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
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
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信
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契丹復燕雲蔡京
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國之元
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筭京曰上厭
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
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

寢其後金人數攻契丹日蹙王黼童貫復議舉兵居
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
進位太保自陳無力不拜入朝暴遇疾歸舍數日卒
年六十五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親表其隧曰
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居中始仕蔡
京即薦其有廊廟器既不合遂因蔡涓理其父確功
狀追治王珪居中珪壻也故借是撼之然卒不能害
子脩年億年皆至侍從億年遭靖康之難没入于金
後遣事劉預晚德南歸秦檜以婦氏親擢爲資政殿
大學士位視執政檜死亦竄死撫州時又有安堯臣

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之事其言曰官寺專命倡爲大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減官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爲謀主故建平

燕之議臣恐異時唐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醜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堯臣嘗舉進士不第蓋惇之族子也

論曰君子小人猶冰炭不可一日而處者也趙挺之爲小官薄有才具熙寧新法之行迎合用事元祐更化宜爲諸賢鄙棄至於紹聖首倡紹述之謀舐排正人靡所不至其論蔡京不過爲攘奪權寵之計而已所

謂楚固爲失齊亦未爲得也徽宗知京不可顯任乃以張商英鄭居中輩敢與京爲異者參而用之殊不知二人者向背離合視利所在亦何有於公議哉商英以傾詖之行竊忠直之名沒齒猶見褒稱其欺世如此何執中蚤緣舊學致位兩府無所建明惟務媚嫉至用石戡脅陳瓘取尊堯集欲因以殺瓘何爲者耶宣政命相得若而人尚望治乎劉正夫生平所爲睽眇出沒正邪之間商英之徒也唐英有清才而寡失德獨薦王安石爲可咎然安石未相正人端士孰不與之又何責乎唐英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整治役法薦以參詳利害使提舉兩浙常平推行之豪猾望風歛服發倉救荒江南就食者活數萬口徙福建轉運判官崇寧元年入爲吏部左司員外郎起居郎二年爲中書舍人徽宗知其能詞章不試而命遷翰林學士三年進承旨拜尚書左丞而以其兄康伯代爲學士尋知樞密院事康國自外官爲郎不三歲至此始因蔡京進京定元祐黨籍看詳講議司編彙章牘皆預密議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及得志寢爲崖異帝惡京專悞陰令沮其姦嘗

許以相是時南北邊帥多本部內好官自辟置以力不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紆憂顧柰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爲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旣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叱去之他日康國因朝退趨殿廬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年五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簡康伯仕終吏部尚書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緩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

給事中以同黨籍入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墊陷乞脩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帝曰然比石豫許敦仁妄發皆如是諤遂奏願如神宗故事聽政之餘開內閣延群臣從容論道又言陛下手詔屢下惻怛願治然吏奉行者多安於苟簡或懷二三祝置不行使德音善教無由下達願分命使者剴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論如古留令虧令之罪則令出而朝廷尊矣元祐紛更凡得罪

于熙寧元豐者不問是否輒陳寃訴自歸無過之地
彰先朝之失刑希合姦臣規求進用門下侍郎許將
頃下御史獄抗章云絲毫自知其無事父子相係而
為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無可坐
之罪遂加不實之刑夫以追屬吏如是之多繫病者如
是之久卒之於無可坐則先帝所用之刑為何哉將
於誓廟表泛為平詞至宣和太后之 前則銜寃負
痛其辭如此於陛下紹述成功得無少損乎詔出將
河南六察官彈治稽違近歲察事多者輒推實有僥
求之故諤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從兵

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相居三月卒年四
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
所建白既死京為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
官入為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
崇寧中連擢祕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
戶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錄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
書侍郎達無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躡進京以彗星
見去相而達貳中書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
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事稍稍澄正達與趙

身死傳卷一百一十七
八十七
挺之同心然挺之多智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
使遼終其說遼欲自以爲功直情不顧未滿歲帝疑
遼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矣帝意旣移於是
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遼專恣反覆乘間抵巇盡廢紹
述良法愚視丞相陵蔑同列凡所啓用多取爲邪黨
學術者及邪籍中子弟庇其婦兄章縱使之盜鑄罷
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使安州居住京再
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以醴泉觀使
召及都而卒年五十贈光祿大夫

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徙蘇父都顯謨閣直學士攄用

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明熙寧元豐故事引以爲
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時遣朝士察諸道攄使河北
入辭言大府宜擇帥邊州宜擇守西山木不宜采伐
保甲有藝者宜貢諸朝驕兵宜使更戍錢貨文書闡
出疆外者宜遏絕徽宗喜曰卿所陳已盡河朔利害
毋庸行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俄直學
士院禁林官不乏帝特命遂爲翰林學士初朝廷數
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遼爲請命攄報聘京密使激
怒之以啟釁入境盛氣以待迂者小不如儀輒辨詰
及見遼主始跪授書卽抗言數夏人之罪謂北朝不

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臣不知所答及辭遼使攄附奏求還進築夏人城柵攄荅語復不巽遼人大怒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污以矢溲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旣而遼人以失禮言出知潁州尋召爲開封尹大駟負價錢久下價一日盡輦當十錢來賈疑不納駟訟之攄馳詣蔡京問曰錢法變乎京色動曰方議之未決也攄曰令未布而賈人先知必有與爲表裏者退鞫之得省吏主名寘于法張懷素妖事覺攄與御史

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攄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長者而京與懷素游最密攄實爲京地也京深德之用鞫獄明允加秩二等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自大觀元年春至二年五月繇朝散大夫九遷至右光祿大夫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言者不厭罷提舉洞霄宮起爲越州永興軍皆以親年高辭拜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政以察察聞鉏大俠繩汚吏下不敢欺有

行商寓逆旅晨出不反館人以告摠曰此當不遠或利其貨殺之耳指蹤物色得屍溝中果城民張所爲也徙大名府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摠蓋以曩辱故脩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言者復論罷之還姑蘇瘍生於首而卒年五十九帝念其奉使之勤申贈開府儀同三司錄子偉直祕閣數月偉死嗣遂絕靖康元年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管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爲廣親睦親宅教授通判澧州知建昌軍有善政擢右正言左

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河北濱棣諸州歲被水患民流未復租賦故在師仁請悉蠲減以綏徠之一方賴其賜遷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工部侍郎選曹吏多撓法爲過師仁暫攝領發其姦抵數人於罪士論稱之改吏部進刑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鄧州未行改揚州又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再至爲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下令增陴浚湟繕葺甲冑僚吏懼不知所裁師仁預爲計度一日而舉衆十萬轉貯迄成外間

無知者於是日與賓客燕集以示閒暇使敵不疑帝手書詔獎激召爲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病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年六十五贈正奉大夫

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或一日揮千金進士及第調寶雞尉知柏鄉縣民訟皆決於庭受罰者不怨轉運使黃湜聞其名將推轂之詔詣行臺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湜怒他日行縣閱理文書欲讎致其罪旣而無一疵可指始以賓禮見曰君真能吏也率諸使者合薦之徙知襄邑縣擢監

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曰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倖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闈寺毋假權徽宗聽納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遠治旣行拜給事中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曉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以獄吏辱君第以實對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體也欲身不病得

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郊祭先期告辦尚書輒執政至是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毋喪服除歸故官遂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先是御史中丞蔡薺詆張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庭辨蒙曰商英雖有罪宰相也蔡薺雖言官從臣也使之廷辨豈不傷國體乎帝以爲然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之大錢法敝朝廷議改十爲三主藏吏來告曰諸府悉輦大錢市物於肆皆疑法當變蒙曰吾府之

積若干曰八千緡蒙比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嘗有幾事蒙獨受旨京不知也京偵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穆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鍾輒起姦黨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

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達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為京黨所擊攄奉京女怒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四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為申理十八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博之言乎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

列傳卷第一百十一

宋史三百五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敕修

唐恪 李邦彥 余深 薛昂

吳敏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王寓

唐恪字欽叟杭州錢塘人四歲而孤聞人言其父輒悲泣以蔭登第調柳尉縣民有被害而尸不獲吏執其鄰人抑使自誣令以為信恪爭之令曰否將為君累恪曰吾為尉而盜不能捕更俾亡辜死乎躬出訪

求夕若有告者旦而得尸遂獲盜知榆次縣豪子雄於鄉卒通庇姦不輸公賦前後莫敢詰恪以理善曉之悟而自悟折節爲長者最聞擢提舉河東常平江東轉運判官大觀中特河內附召爲屯田員外郎待節招納夷人夷始恫疑衷甲以逆恪盡去兵衛從數十卒單行夷望見懼呼投兵聽命以奉使稱職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迎遼使還言河北邊脩弛廢宜及今無事以時治之徽宗壯之曰非卿誰宜爲者命爲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直龍圖閣知梓州 五年徙

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齡移檄索船與兵恪報水勢方惡船當以備緩急滄爲極邊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齡怒劾之恪不爲動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詔書嘉獎乃上疏請暫免保甲保馬呈閱及復諸縣租等第振貸以寬被水之民未報悉便宜罷行之民大悅進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請決南隄以紓宮城之患恪曰水漲隄壞此亡可柰何今決而浸之是魚鼈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入對帝勞之曰宗廟社

稷獲安鄉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陰類也至犯宮闕天其或者以陰盛之沴傲告陛下乎願垂意時事益謹天戒宣和初遷尚書帝許以二府爲宰相王黼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歷陽擾民踰制提舉鴻慶宮五年起知青州未行召爲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以延康殿學士知潭州請往錢塘掃墓然後之官遂改杭州靖康初金兵入汴李邦彥薦之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爲中書侍郎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於欽宗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大上道君之心哉京攸黼貫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旣定然後白道君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因賜東宮舊書萬卷且用近比除子璟直秘閣力辭之八月進拜少宰兼中書侍郎帝注禮之甚渥然恪爲相無濟時大略金騎再來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於是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令勿前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

萬曆二十八年刊

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西幸洛連據秦雍領天下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杲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幡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杲門下侍郎恪計不用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舜陟繼劾其罪謂恪之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罷杲代爲相京城不守車駕至金帥營恪曰計失矣一人將不得還旣而還宮忙拜迎道左請入覲杲

不可二年正月復幸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及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令吳玠莫儔入城取推戴狀恪旣書名仰藥而死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父浦銀工也邦彥喜從進士游河東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彥有所營置浦亦罷工與爲之且復資給其行由是邦彥聲譽奕奕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彥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辭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

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議禮局
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
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
五年轉左丞浦死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宜簡邦彥
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讒黼罷之
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克位而已都人
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
衆議不與外患日偏抗疏丐宮祠金人既薄都城李
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
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

孝迪蔡懋李枕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
羣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以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
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
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
度副使潯州安置方蔡京王黼用事附麗者多援引
入政府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趙野史皆逸其事
因附著於此云

余深福州人元豐五年進士及第崇寧元年爲太常
博士著作佐郎改司封員外郎拜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試辟雍司業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治張懷素獄事連蔡京與開封尹林摠曲爲掩覆獄辭有及京者輒焚之京遂力引深與摠驟至執政大觀二年以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三年轉中書侍郎四年轉門下侍郎京旣致仕深不自安累疏請罷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政和二年京復赴都堂治事於是深復入爲門下侍郎七年拜少宰宣和元年爲太宰進拜少保封豐國公再封衛國加少傅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徽宗不悅遂請罷出爲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康初加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事凡

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深以少傅節度知福州有司失之也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姦謀詭計得助多者深爲首攄次之言者累章劾深深益懼丐致仕建炎二年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以渡江恩赦還鄉里卒子日章亦以言者罷徽猷閣待制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崇寧初歷太學博士校書郎著作佐郎爲殿中侍御史試起居郎改中書舍人兼侍讀升給事中兼大司成昂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在哲宗時常請罷史學哲宗斥爲俗佞拜翰林學士以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

兵部大觀二年拜尚書左丞明年請補外出知江寧徙河南久之提舉嵩山崇福宮政和三年蔡京復用事昂復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遷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與余深林攄始終附會蔡京至舉家爲京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杭州軍亂昂不請命領州事責徽州居住昂主王氏學嘗在安石坐圍碁賭詩局敗昂不能作安石代之時人以爲笑云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克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脩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御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脩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

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感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昫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昫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旣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旣立上皇

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芘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

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二題使具草立就上卽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開府選卒夜跡盜盜脫去民有驚出與卒遇縛以爲盜民訟諸府不勝考掠之慘遂誣服安中廉知之按得寃狀卽出民抵吏罪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寶貨禋圖繪院冶增舊幾十倍且請開洪州嚴陽山院迫有司承歲額數十兩其所烹煉實得銖兩而已禋術窮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

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還往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

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府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以上清寶錄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健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

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來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於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於世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擢進士第崇寧二年以軍

器監主簿言事稱旨擢庫部員外郎改光祿少卿出
察訪陝西還顯謨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府事浩穰訟
者株蔓千餘人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四旬俱盡又
閱月獄再空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侍郎出知杭州
未至改海州又改應天府徙鄆州召爲禮部尚書移
兵部出知潁州改永興軍蒲城妖賊王寧適同姓名
請更名宓爲左司諫石公弼所劾徙汝州俄奪學士
提舉南京鴻慶宮大觀三年以集賢殿修撰知潭州
改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詔賜名襄歷工部吏
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坐薦引近侍以延康殿學
士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提舉嵩山崇福
宮久之起知郢州復學士秩尋加資政殿學士徙知
淮寧府以言事忤王黼復提舉崇福宮宣和六年起
爲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爲西道都總管張杲副之高
宗開大元帥府襄以所部兵會於虞城縣即位命襄
知河南府襄初與趙野分總西北道諸軍金人圍京
師徵兵入援二人故迂道宿留至是降寧遠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殿中
侍御史試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俄遷中書舍人給

事中大司成拜刑部尚書翰林學士時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野處之皆得其心京黼亦待之不疑宣和七年拜尚書右丞升左丞靖康初爲門下侍郎徽宗東幸詔野爲行宮奉迎使以左司諫陳公輔言罷野行出爲北道都總管顏岐副之已而落職提舉嵩山崇福宮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爲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旣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邠州安置建炎元年復起知密州時盜賊克山東車駕如淮南命令阻絕野棄城去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携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爲主野不能應遂見殺家屬悉爲賊所分唯子學老得免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問學兼茂科歷秘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游樂

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唯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天不逞包藏禍心發蠱蠱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

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悉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䟽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

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柳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靖康元年召為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尚書左丞馮澣出使粘罕軍

康王開元帥府于相州金人請欽宗詔召之乃遣輔往迓至曹州不見而復遂從二帝留金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康王次南京邦昌遣輔來見康王即位輔乃舊職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耿南仲開封府人與余深同年登第提舉兩浙常平徙西路改轉運判官提點廣南東路及夔州路刑獄荆湖江西兩路轉運副使入為戶部員外郎辟雍司業坐事罷知衢州政和二年以禮部員外郎為太子右庶子改定王嘉王侍讀俄試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改寶文閣直學士在東宮十年欽宗辭內禪得

疾出卧福寧殿宰相百官班候日暮不敢退李邦彥
曰皇太子素親耿南仲可召之入南仲與吳敏至殿
中待疾明日帝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未幾免簽書帝以南仲東宮舊臣禮重之賜宅一
區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三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升堅欲割地康
王使軍前請南仲偕帝以其老命其子中書舍人迺
禧代行金人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畫河為界於
是議遣大臣往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
南仲出河東昌出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

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
因每事異議擯斥不附已者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
力沮之為主和議故戰力之備皆罷康王在相州南
仲偕金使王訥往衛州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獨趣
衛衛人不納走相州以上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
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二帝北行南仲
與文武官吏勸進高宗既即位簿南仲為人因其請
老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延禧以龍
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誤國罪詔
鐫學士秩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臨江軍居住

御史中丞張徵又言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
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讐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
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行至吉
州卒建炎四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王寓字元惠江州人父易簡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
寓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度支員外郎兼克編脩官國
子司業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兼蕃衍宅直講欽
宗立以給事中命兼邇英殿經筵侍講轉吏部侍郎
升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以寓爲尚書
左丞副之寓憚行假夢北丐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
震怒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
簡宮祠黜之建炎四年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
人俱被害

論曰三代之後有天下而長久者漢唐宋爾漢唐末
世朋黨相确小人在位然猶有君子扶持遷延浸微
浸滅未有純用小人至於主辱國播如宋中葉之烈
也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錮
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
褫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喙也庸
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

麗省臺迭相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既震則恆縮無策苟生句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僂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既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廟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列傳卷第一百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頒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筆纂勛

何臬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聶昌 張閣

張近 鄭僅 宇文昌子常

許幾 程之邵 龔原

崔公度 蒲白

何臬字文績仙并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事召為主客員外郎起居

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徽宗數從咨訪欲付以言責或論梟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專橫十五罪黼既抗章請去而尤豫未決梟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梟亦以徽猷閣待制知秦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會王雲使金帥幹离不軍還言金人怒割三鎮緩却禮幣弗納曰兼旬使不至則再舉兵於是百官議從其請梟曰三鎮國之根本柰何一旦棄之况金人變詐罔測安能保必信割亦來不到亦來宰相主割議梟

論辨不已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豈爲父母意哉帝頗悟梟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孺王襄趙野張叔夜領之兵旣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相與謀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使金人聞之柰何亟檄止之梟解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城下帝罷恪相而拜梟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梟建議請以爲元帥密草詔藁上之乃以康王充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京城失守從幸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二
金帥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桌李若水毋得預議既陷朔廷桌仰天大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建炎初詔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使祿其家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議者指其誤國不行秦檜自北還具道其死時狀乃改贈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時蔡脩爲尚書傳爲言天下事勸其亟有所建不然必敗脩不能用遷祕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

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傳言索民力以妨農工而於中國無絲毫之益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給事中許翰以爲傳論議雖偶與軾合意亦亡他以職論事而責之過矣翰亦罷去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揚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二將而掃蕩無

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
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年
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有武臣欲
爲偏裨京不許曰君雖材勇然明年正月當死恐爲
吾累其誕妄類此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
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臬尤
尊信傾心待之或上書見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
者政或聽之姑少信以兵侯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
委之太過懼必爲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爲時而生敵
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

之罪揖使出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將北斗祖兵
者大率皆效京所爲識者危之京曰非至危急吾師
不出臬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戒守陣者
悉下城無得竊覘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
翼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於護龍河填屍皆滿城門急
閉京遽白叔夜曰湏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
是日金人遂登城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傳輔
太子留守仍兼少傳帝兼旬不返傳屢貽書請之及
廢立檄至傳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
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傳留

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生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傳寓直皇城司其子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邪吾已分死國雖汝百輩來何益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徇國兒尚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瑀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

留守何瑱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後是夕宿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與中贈尚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陳過庭字賓玉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為館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曰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

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
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
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
讎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
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
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
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
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
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
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

者預列銜使書名而徐填其事謂之空黃叔夜極陳
革其弊進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
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畧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
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
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
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
士徙濟南府山東群盜猝至叔夜度力不敵謂僚吏
曰若束手以俟援兵民無噍類當以計緩之使延三
日吾事濟矣乃取舊赦賊文俾郵卒傳至郡盜聞果

小憚叔夜會飲譙門示以閒暇遣吏諭以恩旨盜狐
疑相持至暮未決叔夜發卒五十人乘其惰擊之盜
奔潰追斬數千級以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
康改元金人南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
力斷其師路不報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
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
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尉氏
與金游兵遇轉戰而前十一月晦至都帝御南薰門
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方銳願如唐明皇之避
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領之加延康殿學士閏

月帝登城叔夜陳兵玉津園鎧甲光明拜舞城下帝
益喜進資政殿學士令以兵入城俄簽書樞密院連
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帝遣使齎蠟
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
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
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
拜衆皆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
叔夜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
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
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過

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聶昌字賁遠，撫州臨川人。始，繇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用蔡攸薦，召除祕書郎，擢右司員外郎。時三省大吏階官視卿監者，立都司。上昌以名分未正，極論之。詔自今至朝，請大夫止。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使，還為大府。卿戶部侍郎，改開封尹，復為戶部。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京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助，已自散地，授顯謨閣直

學士。知開德府。道拜兵部侍郎，進戶部尚書，領開封府。昌遇事奮然，不顧敢誅殺。敏度不為用，始憚之。引唐恪、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及士庶十餘萬人，搥鼓伏闕，不經日不退。遇內侍輒殺之。府尹王時雍麾之不去，帝顧昌，俾出諭旨，即相率聽命。王時雍欲寘東等獄，昌力言不可，乃止。昌再尹京，惡少年恬亂，書為盜，入官民家，攘金帛，且去，輒自縛。黨中三兩輩，聲言擒盜，持伏部走委巷，乃釋縛。分所掠而去，人不莫居。昌悉彈治正法，而縱博奕不之問。或謂令所禁，昌曰：姑從所嗜，以懈其謀，是正所

以禁其爲非爾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入謝卽陳扞敵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行事會金人再議和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耿南仲及昌往昌言兩河之人忠義勇勁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以

瞑目矣儻和議不遂臣當分遣官屬促勤王之師入衛許之行次永安與金將粘罕遇其從者稱閤門舍人止昌徹繖令用榜子贊名引見昌不可爭辨移時卒以客禮見昌往河東至絳絳人閉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銓轄趙子清麾衆害昌抉其目而齮之年四十九建炎四年始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愍父用之年九十以憂死昌爲人踈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大明睚眦必報王黼之死昌實遣客刺之棄屍道旁遂附耿南仲取顯位左右其說以誤國卒至禍變而身亦不免焉

論曰何臬孫傳聶昌皆踈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詣金營臬實誤之一死不足償也傳匿太子之謀甚踈昌河東之行尤謬效死弗當徒傷勇爾過庭因方臘之亂乞誅蔡京王黼朱勔以謝天下庶幾有敢諫之風焉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閣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監爲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獎詔有中貴人爲

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獎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道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發運使呂
溫卿以不法聞近受詔鞫治哲宗諭之曰此出朕命
卿無畏惠卿對曰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
何惠卿也溫卿漫不肯置對近言溫卿所坐明白儻
聽其蔓詞懼為株連者累詔以衆證定其罪提舉河
北東路常平西路刑獄入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
以集賢殿修撰知瀛州遼使為夏人請命而宿兵以
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人呂懺兒入
瓦橋為盜吏執之遼人因畧宋民為質近言朝廷方
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一偷之得失不足為輕重釋
之便滄民漁於海遼卒利其饒而私舉網取魚守兵
與之鬪斬級三十二州將請賞之或言所殺乃平人
宜論如律議弗決近言邊人貪利喜功遂賞之則為
國起怨然彼挾兵涉吾地謂之非盜可乎如罪以擅
與他日將誰使禦敵願兩置賞刑略而不問從之出
鎮高陽八年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
以疾提舉洞霄宮先承詔買馬二千給牧戶近悉歛
諸民而不予直為御史所劾失學士二年而復之卒
年六十五

鄭僮字彥能徐州彭城人第進士為大名府司戶參

軍留守文彥博以爲材部使者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遷寇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夫急僅方閱保甲盡籍卽行先他邑至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寇氏城民魚矣猶坐罰金時河朔饑盜起獨寇氏無之且不入境他邑獲盜誥治之盜因言鄭冠氏仁故相戒不犯爾知福昌縣復值歲饑悉意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賞不肯自列提舉京東常平入爲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僅請籍閑田爲官莊是

歲鎮戎德順收穀十餘萬會西寧高永年戰沒熙河帥臣歸咎官莊奪屬羌地致其怨畔詔罷之議者以爲惜改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賞僅下令非強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州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謚曰修敏子望之自有傳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雙流人進士甲科調榮州推

官熊本經制梓夔辟幹當公事凡攻討詔襲建南平諸城砦皆出其畫遷大理丞本歸闕言其功擢提舉秦鳳路常平改兩浙神宗患司農圖籍不肅選官釐整昌齡以使夔路入辭留爲寺主簿遂拜監察御史鄜延帥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爲患帝察其不然命昌齡卽鄜州鞫之果妄也昌齡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徼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五品服尚書省建以爲比部員外郎時官曹更新統紀未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暮亦程吏不止具所立綱要請於朝而行之三司故吏狃玩弛多不便思有以中之擿邏卒

糾其宿直遣小吏取衾服事大臣欲論以私役帝以職事修飭釋不問改吏部員外郎出京師轉運副使名爲左司員外郎送遼使至雄州當宴從者不待揖而坐昌齡誚其使曰兩朝聘好百年矣入境置宴非但今日揖而後坐此禮渠可闕邪使者陽若不服而心悟其非卒成禮去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論者不一昌齡曰天地之數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

以異其格今祭地於園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秘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召爲刑部侍郎徙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年六十五詔爲封傳護送歸官給其葬費子常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有上書乞於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詔以訪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

蜀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今若於河外建城立邑虜情攜二邊隙寔開非中國之福也尋提舉成都路茶馬自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秘閣修撰官累中大夫卒

許幾字先之信州貴溪人少以諸生謁韓琦於魏琦勉入太學擢第調高安樂平主簿知南陵縣還民之託僧尼爲姦者數百人提舉京西常平爲開封府推

官進至將作監吏與匠比爲姦欺凡斲削塗墍舟艘之工當以次用而始役卽槩給其廩費亡藝而愚不均幾逆爲之程費省工倍再遷太僕卿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也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有吏幹善理財由是四入戶部至尚書嘗以搖泉布法罷又以治染院事失實知婺州進樞密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成德軍知太原府張商英裁損吏祿幾預其議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恩復中大夫卒

程之邵字懿叔眉州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供一邑之役豈宜以此邑助彼邑哉使者愧服辟之邵爲屬聽其所爲熊本察訪蜀道歸語諸朝曰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詔召見成都守趙抃奏留之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元祐初提舉利梓路常平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俄知泗州爲夔路轉運判官夔守疆

狼不奉法劾正其罪大寧井鹽爲利博前議者輒儲其半供公上餘鬻於民使先輸錢鹽不足給民以病告之邵盡發所儲與之商賈旣通關征增數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市四月止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騎得良馬益多知鳳翔府民負債無以償自焚其居而給曰遺火有主藏吏殺四婢人無知者之邵發擿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不俟報運茶往博糴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運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三進秩爲熙河都

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經制卽言已備十萬騎可食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之邵攝帥事屯兵行邊境解去俄得疾卒方錄功轉大中大夫不及拜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藩訟失官哲宗卽位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旣不爲寒而廢祠其可爲暑而輟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

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歷徐邸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郎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

改壽州俄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名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抹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雩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閱卽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

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已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譴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

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潁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幼以開敏聞中進士第歷利州司戶參軍三泉主簿知合江金水縣通判文州有獻議者欲開文州徑路達陝西卣言洮岷積石至文爲甚邇自文出江油鄧艾取蜀故道也異時鬼章欲從此窺蜀爲其阻隘而止夏人志此久矣可爲之通道乎議遂塞爲睦親宅教

授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以用不足將度費以定稅旨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爾初不在增賦也宛穰地廣沃國初募民墾田得爲世業令人毋輒訴蓋百年矣好訟者稍以易佃法搖之旨一切禁止有持獻於權貴而降中旨給賜者旨言地盈千頃戶且數百傳子至孫久一旦改隸衆將不安先朝明詔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議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遼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酷於瀘叙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旨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今之所行未見其利乃

止累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二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羣觀一張之理邵鄭儉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旨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花石而冀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蔭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宋史三百五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書國書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是脫脫等奉勅修

沈銖弟錫 路昌衡 謝文瓘 陸蘊

黃寔 姚祐 樓异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俞棗 蔡蕤

沈銖字子平真州揚子人父季長王安石妹壻也銖少從安石學進士高第至國子直講季長領監事改審官主簿坐虞蕃事免歸元祐置訴理所被罪者爭

自列銖獨不言紹聖初起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
崇政殿說書受旨同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以進講爲
解拜右司諫辭改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吳居厚除戶
部尚書銖論其使京東時聚斂詔具實狀不能對哥
金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爲此太平之基立
而可以之應哲宗屢旨肯之貞拜中書舍人兼侍講
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爲鄂州司戶參軍崇寧初爲
講議司檢討蔡京方銖次元符上書人欲定罪錫曰
遠方之士未能知朝廷好惡若槩罪之恐非敦世厲

俗之道京不從除衛尉丞遷祠部員外郎提點江東
刑獄知婺州入爲左司員外郎兼定嘉二王侍講進
太常少卿拜兵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
江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黨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
誣告興獄錫至郡有告者按之則妄也具疏于朝由
是他郡繫者皆得釋歷知海泰汝宣四州以通議大
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路昌衡字持正開封祥符人起進士至太常博士參
鞫陳世儒獄遠治苛峻至士大夫及命婦皆不免遷
右司員外郎歷江淮發運陝西轉運副使知廣州徙

荆南又徙潭州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紹聖中召爲衛尉大理卿遷工部侍郎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李清臣有狂婦人之訴昌衡致之重辟出知瀛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詔上書曰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佞臣蔽主四者皆陰之過盛自陝以西民力傷殘人不聊生災異之變生於天地之不和起於人心之怨望故妖星出見大河橫決秋雨霖淫諸路饑饉殍死道路妻子棄捐破析貲儲以應星火之令勤勞憔悴多不生還人心如此而欲其無怨難矣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

分司居郢州明年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乞嚴告捕虛妄之法以靖訐訴徙南京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明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虐楛克聚斂不勝多門其不急之征非理之取宜罷減之大臣以爲訕朝廷議置之罪神宗曰彼謂奉法者非其人爾匪訕也哲宗時御史中丞黃履薦爲主簿二年不詣執政政府召對除秘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紹聖末都水使者議建廣武四埽石

岸朝廷命先治岸數十步以驗其可否黃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說俞力文瓘條別利害罷其役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詔修神宗實訓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遼主洪基殂使往弔之令從者變服而入貶秩二等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論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命出籍迺以爲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子貺宣和中爲駕部員外郎知汝州欽宗時上封事十篇論事切至使于金還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貺自襄陽領兵往援之戰死

陸蘊字敦信福州侯官人少知名登進士第爲太學春秋博士經廢員省改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學事召對言元祐異意俗學旣不爲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爲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拜禮部員外郎轉吏部遷辟雍司業太常少卿議原廟不合黜知瑞金縣還爲太常進國子祭酒中書舍人請葺諸州天慶觀立學事司考課法遷大

司成擢御史中丞引門下侍郎余深親嫌自列徽宗曰相避之法防有司不能盡公爾侍從吾所信任豈得下同庶僚乎不許蘊頗論事嘗言御筆一日數下而前後相違非所以重命令輔相大臣宦官戚里賜第營築縱撤民居縣官市材於民而不予直貴游子弟以從官領閑局奉朝請爲員猥多無益於事又賜予過制中外用度多於賦入數幸私室垂尊卑之分亦非臣下之福其言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爲泉州過蘊合樂燕款閩人以爲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提舉鴻慶官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繕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者劾爲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修撰卒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京西淮東常平元豐末議罷提舉官命未布寔舅章惇屬蔡確徙是提點開封縣鎮遷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爲監司久議名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軾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爲江淮發運副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迂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閣待制知

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寔懷檄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于官贈龍圖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游因結昏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爲左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輔郡以拱大畿進殿中監六尚局官制成凡所以享上率屬察舉稽違殿最勤惰之法皆祐

裁定以親老請郡授顯謨閣待制知江寧府時召捕張懷素祐追獲之復爲殿中監踰歲以直學士知鄭州改秦州或請調熙河弓箭士徙邊以省更戍祐謂人情懷土重遷丐以二年爲更發之期滿歲樂業而願留者乃聽且請擇熙秦富民分丁授地蠲役借糧以勸耕植益廣秦之東西川建城壁嚴保障以控熙河涇原皆從之復爲殿中監改吏部侍郎命鎮蜀用母老辭遷工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爲大名尹進延康殿學士復爲工部尚書徙禮部母喪除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冢逼其先墓者祐疑爲厭已請解官持

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不從
故祐持以爲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
清寶籙宮卒贈特進謚曰文僖

樓异字試可明州奉化人進士高第調汾州司理參
軍徙永興虞策幕府監在京文繡院知大宗正丞遷
度支員外郎以養親求知泗州復爲吏部右司員外
郎左司郎中太府鴻臚卿除直秘閣知秀州政和末
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初百舟應使者
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墾而爲田收其租
可以給用徽宗納其說改知明州賜金紫出內帑緡

錢六萬爲造舟費治湖田七百一十頃歲得穀三萬
六千加直龍圖閣秘閣修撰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
水灌溉爲利甚廣往者爲民包侵异令盡泄之墾田
自是苦旱鄉人怨之在郡五年旣請温之船官自隸
以便役又請越台之鹽以佐費詔責之曰郡自有鹽
策不能興而欲東取諸台西取諸越斯乃以鄰國爲
壑也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
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
至祕閣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尚書知

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輔所引拔輔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上清寶籙宮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宗伯字會之河陽人第進士知內丘成陽太康縣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令以豐歲推行今州縣吏苟簡懷異者指熟爲災而貪進幸賞者掩災爲熟

望深察其違戾而寘諸罰括縣壯丁爲兵得千人士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蔡卞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而有訴者陳牒至八百七十左遷通判相州提舉白波棻運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入爲將作少監開封民有謂神祠故帽飾以龍者吏以爲乘輿服御伯宗曰此無他當坐不應爲爾尹不從具以請如伯宗議歷大理卿入對言今情重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不得焉恐非仁聖忠恕之意徽宗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輔不相能用胥吏微過罷提舉崇福宮明年知同州徙陝西都

轉運使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卒贈光祿大夫謚
曰榮
汪澥字仲容宣州旌德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
安石著三經義傳澥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大學
成分錄學政登進士第調鼎州司理參軍知黥縣入
爲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兼定嘉三王翊善擢中書
舍人爲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知婺州
改穎昌又改陳壽二州徙應天府上章辭行提舉崇
福宮卒贈宣奉大夫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
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

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中進士第爲開封府兵曹紹聖
初或言蘇軾主文柄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其間
出通判原州歷將作丞陝西轉運判官熙河轉運副
使議者欲貸民金帛而使入粟塞下常曰車牛轉輸
民力已病然未至於死亡者粟自官出而民無害也
金疆以金帛使自入粟懼非貧弱之利熙帥及監軍
劾之貶秩徙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令織戲龍羅二
千繡旗五百常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
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

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
修撰爲使徙陝西以顯謨閣待制知秦州轉通議大
夫謀告夏人多築堡柵朝議出兵牽制常言羌人生
長射獵今困於版築違所長用所短可以拱手待其
弊無煩有爲也從之鎮秦六歲察訪方邵劾其越法
貨酒借米麴於官而毀其曆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
使數月復其官終右文殿修撰年七十三

論曰西漢之末士大夫阿諛銷悞遂底于亡東都諸
賢以風節相尚激成黨禍宋元祐類東都崇宣類西
漢末世蓋忠鯁獲罪則相習容悅而已君驕臣諂此
邦之所繇喪也觀沈銖諸人徒徇時軒輊不能爲有
亡惡足以言士哉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
專校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
爲第一僉書奉國軍判官判登聞檢院由國子丞知
湖州留爲校書郎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加集
賢校理進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
宗廟祖洽自辨事下從官定議蘇軾劉攽言祖洽謂
祖宗紀綱法度因循苟簡願朝廷與大臣合謀而新
之可以爲議論乖謬若謂之訕則不可於是但出提

點淮西刑獄紹聖中入爲左司郎中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祖洽性狼復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羣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縉蔡確受遺定策而貶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林希薦祖洽謂其最向正帝言不可大用乃已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洪州以牟利贖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至云當時蔡確稍失事幾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不知今日神器孰歸臣爲朝廷宗社明確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宗足矣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提舉冲佑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簽書穎昌判官入爲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紹聖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提點河東刑獄蹇序辰使

遼還又坐前受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召爲
吏部員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龍圖閣
爲河東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未行拜吏部
侍郎徙戶部爲開封尹異時都城苦多盜捕得則皆
亡卒吏憚於移問徃徃略之彥始請一以公憑爲驗
否則拘繫之以俟報坊邑少安獄屢空數月遷工部
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
授宣義郎不閱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
居郎中書舍人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

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
進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
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闥殿大邦俾
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請補
郡廼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
立聲威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
去淮尚遠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于淮自
是水患遂去內侍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
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
贈宣奉大夫

俞棗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
簽書鎮南軍判官未赴爲辟雍博士秘書省正字吏
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兼定嘉二王記室擢中書舍人
居三月進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毛注建議罷增石炭
場梟駁其非除顯謨閣待制知蔡州明日復留踰年
竟出爲襄州還拜給事中上言學校三代之學也然
崇寧四年以前議者以爲是五年則非之大觀二年
以前議者以爲是四年則非之豈學校固若是哉觀
望者無定說爾必使士有成才人無異論事之不美
者不出於學校然後爲得言頗見行蔡京再相憾向

所用士多畔已葉夢得言棗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
士風六弊又發戶部尚書劉炳爲舉子時陰事京方
倚炳爲腹心戾其意改棗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
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公弼在襄州以論衙前事
謫言者謂棗實倡之罷提舉崇禧觀竟以毀紹聖法
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行未至復述古殿
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蔡棻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
且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
元祐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

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領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為叔父京命攸修等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獲罪之人得以洗濯

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忭治瓘幾不免事具瓘傳御史毛注言陛下修善政以應天斥大姦以定國而疑巧言惑眾造為釁端疏入不報范柔中者頃以上書入邪等至是進階疑言柔中嘗毀神考哲宗有弗共戴天之讎自今春黨人復官士論駭愕有致疑於紹述者乞削其敘遷昭示好惡從之張商英作相常安

民與之書激使爲善蕤弟萊剽其藁示蕤卽論之以
搖商英蕤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
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蕤先一路奏辨下詔褒獎
名爲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
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御史言蕤
游太學則挾詭計以鉗諸生居侍從則挾私事以脅
宰輔處門下則借國法以快私忿爲郡守則妄尊大
而蔑監司名自金陵偃然以丞轄自處旣升宗伯乃
懷不滿之心宜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
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

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
疑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疆取之卒怒乘蕤夜飲客
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蕤知事勢洶洶踰垣卒
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

論曰自太宗歲設大科致多士居首選者躡取華要
有不十年至宰相亦多患亮雅厚爲時名臣治平更
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改新法士習始變哲徽紹述
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
擢第一自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
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者選十八人唯何臬馬

涓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齷齷祖洽俞棗蔡蕤
儉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正害其心術橫潰爛漫并
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憐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
人心也

宋史三百五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宋史三百五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書省丞相驛樞國史領經筆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賈易 董敦逸 上官均 來之邵

葉濤 楊畏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平

郭知章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
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
年踰冠中進士甲科調常州司法參軍自以儒者不

閑法令歲議獄唯求合於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中稱平元祐初爲太常丞兵部員外郎遷左司諫論呂陶不爭張舜民事與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併及文彥博范純仁宣仁后怒其訐欲謫之呂公著救之力出知懷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從廣德軍明年提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遂疏彥博至和建儲之議爲不然宣仁后命付史館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而去蘇轍爲中丞易引前嫌求避改度支員外郎孫升以爲左遷又改國子司業不拜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爲侍御史上書言天下

大勢可畏者五一曰上下一相蒙而毀譽不得其真故人主聰明壅蔽下情不得上達邪正無別而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故治道不成萬事隳廢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宇宙以干陰陽之和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故公私困弊無及時預備之計衣食之源日蹙無事之時尚猶有患不幸倉卒多事則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四曰人材廢闕而教養不以其方故士君子無可用之實而愚不肖充牣於朝汗合苟容之俗滋長背上欺君之風

益扇士氣浸弱將誰與立太平之基五日刑賞失中而人心不知所向故以非爲是以黑爲白更相欺惑以罔其上爵之以高祿而不加勸僂之以顯罰而不加懼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將何所不有今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任事者不可以不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爲安可不畏乎然則欲知毀譽真僞之情則莫若明日達聰使下無壅蔽之患欲官人皆任其責則莫若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而抑末作崇儉約而戒奢僭欲教養必以其方則莫若廣

詳延之路厲廉耻之節使公卿大臣各舉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用之不善者罷之欲人心皆知所向則莫若賞以勸善刑以懲惡不以親疏貴賤爲之輕重則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不爲矣其言雖頗切直然皆老生常談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蘇軾守杭訴浙西災潦甚苦易率其僚楊畏安鼎鼎論軾姑息邀譽眩惑朝聽乞加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以謂正宜闊略不問以活百姓易遂言軾頃在揚州題詩以奉先帝遺詔爲聞好語草呂大防制云民亦勞止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元豐之政第轍

蚤應制科試文繆不應格幸而濫進與軾昔皆誅怨先帝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爲喻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秘閣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論其爲魯布客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未滿歲爲真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年七十三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登進士第調連州司理參軍知穰縣時方興水利提舉官調民鑿馬渡港云可灌田二百頃敦逸言於朝以爲利不補害核實如

敦逸言免役夫十六萬金舊田三千六百頃徙知弋陽縣寶豐銅冶役卒多困於誘略有致死者敦逸推見本末縱還鄉者數百人稍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言蘇軾昔爲中書舍人制誥中指斥先帝事其弟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宰相呂大防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爲謗毀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鞭撻不庭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揀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

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
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
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
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
大夫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比惟元祐以來言事官
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
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先帝
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
信宰子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
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蓋追述

先帝美意而已宣仁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
大昉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
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出爲湖州運判改知
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無罪哲宗記
其人曰非前日白鬚御史乎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
民爲二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改工部員
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侍御史入謝曰臣再污
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卿能言
無患朕之不能聽卿言而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也瑤
華秘獄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寃狀握筆弗忍

書郝隨從旁脅之乃不敢異獄既上於心終不安幾兩旬竟上疏其略云瑤華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也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也臣嘗閱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哲宗讀之怒蔡卞欲加重貶章惇曾布以爲不可曰陛下本以皇城獄出於近習故使臺端錄問冀以取信中外今謫敦逸何以解天下後世之謗哲宗意解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卽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入爲左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莘等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有巫託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還監都進奏院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史議者請兼用詩賦取士宰相遂欲廢經義均言經術以理為主而所振者本也詩賦

以文為工而所逐者末也今不計本末而欲籠取詩賦之敝未見其為得也自熙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以為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之患願罷之而復為常平糴糶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請罷粟補更減任子員節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吏之幸進以清入仕之源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䟽言今會議之臣畏世俗之譏評不計朝廷之利害聞部老之不進不思才者

之閑滯非策之善也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又言治天下道二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猛過則急而傷恩術雖不同其蠹政害民一也間者監司務為慘核郡縣望風趣辦不暇以便民為意陛下臨御務從寬大為吏者又復苟簡縱弛猛寬二者胥失願明詔四方使之寬不縱惡猛不傷惠以起中和之風詔下其章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去之監察御史張舜民論

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不從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王巖叟遂劾均反覆巖叟移官均遷殿中侍御史內不自安引義丐去改禮部員外郎居三年復爲殿中侍御史西夏自永樂之戰怙勝氣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尙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爲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外國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外國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

握要路若輕以予之恐夏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進無益祇足爲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時傅堯俞爲中書侍郎許將爲左丞韓忠彥爲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

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併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爲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爲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爲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蘇轍乃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旣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爲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爲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爾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疆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

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又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爲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淮東刑獄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

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
同修國史兼哲宗實錄修撰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
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亮雖不識忌諱然志
非懷邪陛下旣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多士之氣寅
亮得免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
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
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
管崇禧觀政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
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參軍爲刑部詳斷官元豐中改大理評事御史中丞
黃履薦爲監察御史未幾買倡家女爲妾履劾其汙
行左遷將作丞哲宗即位爲大府丞提舉秦鳳常平
利州成都路轉運判官入爲開封府推官復拜監察
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姦諂與楊畏合攻蘇
頌論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
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
燾呂惠卿紹聖初國事丕變之邵逆探時指先劾呂
大防惇旣相擢爲侍御史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
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宋史及傳卷一百一十一
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忌憚如此
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二子皆
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皆諫官張商英論之
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年四十八蔡京為相特贈
大中大夫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虞
蕃訟起濤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壻也即往從
安石於金陵學為文詞哲宗立上章自理得太學正
遷博士紹聖初為秘書省正字編修神宗史進校書
郎曾右薦為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司馬光呂公著

王巖叟追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責官皆
濤為制詞文極醜詆安燾降學士濤封還命書云燾
在元祐時嘗詆文彥博棄熙河全先帝萬世之功不
宜加罪蔡京劾為黨罷知光州又以訴理有過為范
鏜所論連三黜曾布引為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
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畏幼孤好學事
母孝不事科舉黨友交勸之乃擢進士第調成紀主
簿不之官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為
鄆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

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異日地爾乞戒其觀望舒亶有盜學士院厨錢罪爲王安禮所白畏抗章辨論以爲可謂之失未可謂之故亶罷畏坐左轉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爲相俱與畏善用畏爲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擢殿

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擊十事并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爲地旣而燾等果救摯皆不納摯罷蘇頌爲相畏復攻頌以留賈易除書爲頌罪頌罷畏意欲蘇轍爲相宣仁后外召范純仁爲右僕射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邊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內外官政時有旨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爲相關之地宰執旣不自差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

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爲義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及大防爲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漸以爲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爲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徒

畏吏部引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畏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爲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爲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爲相畏遣子姪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又因京黨河南尹薛昂致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

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洽行得疾卒年六十九
畏頗爲縱橫學有才辯而多捭闔與邢恕締交其好
功名富貴亦同然恕踈而多失畏謀必中其究俱爲
搢紳禍云

論曰賈易初以剛直名觀其再劾文彥博范純仁而
斥蘇軾蘇轍尤甚何以剛直爲哉董敦逸於元祐末
與黃慶基誣二蘇以開紹聖之禍及紹聖則肆詆元
祐諸臣甚至瑤華之寃不能持正雖終悔而諫亦何及
焉及見蔡京蔡卞稔惡乃論其過惡以自文杯水不
足以抹車薪之火也上官均諫切中時事及不從紹

述之議其爲人若可觀然論呂大防蘇轍以之再黜
是亦助紹述者也楊畏傾危反覆周流不窮雖儀秦
縱橫無以尚之豈徒有三變而已至於倡紹述以取
信哲宗又謂王安石之學有聖人意可謂小人無忌
憚也哉來之邵盡擊時賢而進章惇安燾呂惠卿又
請加美謚於安石其流惡不已乃誣人非其子而欲
掩其貲亦何所不至焉葉濤在太學已著汗迹擢第
之後諂安石而從之學後得曾布之薦凡元祐名賢
貶責制辭肆筆醜詆雖有善猶不能自滌况無可述
者乎

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
試殿帷仁宗賜以盡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群
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
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
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用之歷知審
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
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
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答掠成之都人惴栗至
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
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
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年六十
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吏州
判司猶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
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
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僮者不贊導問其故曰太子未
至台符誚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
立使者禮乎僮者懼贊導如儀

楊汲字潛古泉州晉江人登進士第調趙州司法參
軍州民曹潯者兄遇之不善兄子亦加侮焉潯持刀
逐兄子兄挾之以走潯曰兄勿避自爲姪尔旣就吏

兄子云叔欲給吾父止而殺之吏當潯謀殺兄汲曰
潯呼兄使勿避何謂謀若以意爲獄民無所措手足
矣州用其言讞上潯得不死主管開封府界常平權
都水丞與侯叔獻行汴水淤田法遂醜汴流漲潦以
溉西部瘠土皆爲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
提點淮西刑獄提舉西路常平修古芍陂引漢泉灌
田萬頃召判都水監爲大理卿遷刑部戶部侍郎元
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崔台符被劾汲亦落職
知黃州歷徐襄越州紹聖中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

權戶部判官筭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新
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
命嘉問提舉主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
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
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
公以是媒怨神宗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
實大傷國體安石僞辨自解至譏神宗爲叢脞不知
帝王大略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
爲嘉問辨神宗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
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心惻怛語

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
問條析奏曰此皆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
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
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
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
行縣官爲給事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
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
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後蠲罪雖欲出錢亦
不可得今吏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
半市易所收免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

此推窮則利害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
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神宗出手札
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
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爲
兼并之事神宗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
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
及市賈問狀其辭同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
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神宗欲聽之安石不可
神宗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
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

見神宗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詒四方笑神宗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旣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召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人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宮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

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減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調浦江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爲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知長沙縣有嫠婦携兒以嫁七年兒族取兒婦謂非前子訟于官南公問兒年族曰九歲婦曰七歲問其齒曰去年毀矣南公曰男八歲而亂尚何爭命歸兒族熙寧中提舉京西常平提點陝西河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入爲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不嫁寄他妹家爲御史所論罷主管崇福宮爲河北轉運副使先是知澶州王令圖請開迎陽歸舊河於孫村

置約回水東注南公與范子奇以爲可行且欲於大吳北進鋸牙約河勢歸故道朝廷命使者行視兩人復以前議爲非云迎陽下瞰京師孫村水勢不便又爲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知延安府夏人犯涇原南公出師擣其虛夏人解去進直龍圖閣擢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拜戶部吏部侍郎戶部尚書歷知永興軍成都真定河南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初哲宗主入廟南公修奉希執政指請祔東夾室禮官爭之不得及更建廟室坐前議弗當奪學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年八十三南公爲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反覆詭隨無特操識者非之子諫

諫字智甫第進士紹聖間知章丘縣陝西麥熟朝廷議遣官諸州令民平價逋負諫與余景在選中將賜對曾布言於哲宗曰豐凶未可知諫景皆刻薄必因此暴斂爲民之憂陛下臨政以來延見人士未多如兩人者懼不足以辱大對乃喻使戒飭使還爲河東轉運判官徙陝西進築京師訖役除祕閣校理以母憂去方建永泰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爲侍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諫曠事

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諫與之異召爲光祿卿厚奏功罷諫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爲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踊貴諫與府縣議從民和市民弗肯損價諫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諫怒上章言處仁沮格詔令陵毀使者詔黜處仁而擢諫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鄜延帥錢昂奏處仁本以官糴麥損價與諫爭乃爲民久長之論不當黜詔以昂違道干譽謫永州諫又代任鄜延復徙永興僞爲贍芝以獻徽宗疑曰贍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坐

宋史列傳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九
罔上貶散官安置二年復之歷數郡卒

董必字子彊宣州南陵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疑義爲安石稱許登進士第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寘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乘饑歲稍損價發之必卽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旣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

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爲元祐黨人坐不當訟言者出知江州改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河北刑獄召爲左司員外郎初舒亶守荆南起邊事一切詐誕云徭人款附實亦不然必蓋與之謀及是曹暴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砦置靖州折博市易且移飛山營戍公私煩費荆人病之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卒年五十六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杭州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通判蘄州通判蔣之奇以江淮發運上計神宗訪東南人才以策對王安石禮李常繼薦之擢提舉

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謂人主納諫乃有福治道以清靜爲本西夏未順命策言今邊備解弛戎備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闊踈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其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脩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禮部侍郎爲徐州策時權給事中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

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侍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改杭州過闕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成都府入爲吏部尚書奏疏徽宗請均節財用曰臣比在戶部見中都經費歲六百萬與天下上供之數略相當嘗以祖宗故實攷之皇祐所入總三千九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一月所須旋爲裒會汲汲然不能終日願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

州卒于道年六十六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取進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與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之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皆廢矣帝悅旣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時朝廷將遣兵逐捕奕條上方略請罷勿用而自計討賊不閱月可定轉運使張搏以爲不可宰相主搏采數月不効卒用奕議悉降之擢監察御史親祭北郊燕人趙良嗣爲秘書丞侍祠奕白其

長曰今親衛不用二路人而良嗣以外國降子顧得預祠事可乎長用其言具以請不報陽武民傭於富家其室美富子欲私之弗得怒殺之而賂其夫使勿言事覺府縣及大理鬻獄奕受詔鞫訊皆伏辜坐漏泄語言罷去再踰年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爲塘濬有定界旣中貴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爲功肆侵民田民上訴屢出使者按治皆不敢與直奕曲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加直秘閣淮南轉運副使入爲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實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奕言廷尉持

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
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遷光祿卿戶部侍
郎睦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論勞增
兩秩還爲戶部內侍總領內藏予奪顛已視戶部如
僚屬度支郎方討理滯奉中旨令開封尹與總領者
來奕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
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而徙奕工
部襲慶守張滌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覲諫
以京東歲凶多盜不當請封爲政者不悅將罪覲奕
言覲憂民愛君所當將激柰何用爲罪乎覲獲免未

幾卒年六十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第進士從劉彝廣西募
府知浮梁分寧縣黃履薦爲御史以憂不克拜知海
州濮州提點梓州路刑獄復以鄭雍顧臨薦爲監察
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淳化天禧詔增諫官員曰
館職無所用朝廷設之不疑諫官最急乃常不足是
急於所無用緩其所當急也又比歲選授監司多繇
寺監丞不過知縣資序外官莫重於部使者豈宜輕
用若是宜稍限以節如轉運判官擇實任通判者提
點刑獄擇實任郡守者然後攷其治理簡拔用之又

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不可遏順而導之閉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言先帝辟地追壤建策四砦據高臨下扼西戎咽喉元祐用事者委而棄之願討曠議奏顯行黜罰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紹聖復制和知章校試言先朝既策進士即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嘗言爵祿慶賞以勸天下之善願無以假借大臣使行私恩刑罰誅戮以懲天下之惡願無以假借大臣使快私忿忠於陛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叢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下者必見忌大臣黨於大臣者必上負陛下惟明主財察權工部侍郎爲中書舍人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還河西地命知章報聘德崇曰兩朝久通好小國叢爾疆土還之可乎知章曰夏人累犯邊法當致討以北朝勸和之故務爲優容彼若恭順如初當自有恩旨非使人所能預知也歸未至坐嘗主導河東流議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爲工部侍郎加寶文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召拜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
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
曾布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
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
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
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
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
而爲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
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
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情以至是

况此諸人乎世道污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
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宋史三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驛國更領經筵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劉拯

錢適

石豫圭膚附

許敦仁

吳執中

吳材

劉昂

宋喬年

子昇

强淵明

蔡居厚

劉嗣明

蔣靜

賈偉節

崔鷗

張根

弟樸

任諒

周常

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

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廷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愜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

園陵爲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可啓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拯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爲黨安知後人不以今人爲黨乎不若定爲三等某事爲上某事爲中某事爲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爲吏部尚書拯已昏憤吏乘爲姦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

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爲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詞昭告宗廟天下莫不

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旣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况旣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

斲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蚤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王之尊不得而擅又况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

皇后名位未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旣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

明典禮忠義凜凜措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
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
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適逃奔
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
膚鞫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
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
爲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
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滿造廢元祐皇后議亟

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
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
王巖叟以下旣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
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過關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
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
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
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
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
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

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
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
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
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
甫視事卽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乖
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
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
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
日一視朝欲顛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

縣同門婿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
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
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
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內侍省京畿
秦鳳違法干請詔獎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
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權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
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
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
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
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

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
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
石公弼以爲執中反覆得罪未宜殿大府改提舉洞
霄宮以集賢殿脩撰知楊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
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
中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爲京下詔京得不重
貶龐恭孫趙適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
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太學
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
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青溪主簿咸
平尉知江都縣入爲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擢右正
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朋附黨與
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
程之元爲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
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
與王能甫䟽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
人材者韓忠彥實爲之首忠彥遂罷材驚忍疾視善
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爲給事中

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顛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旣盡矣復假以攻異已鷹犬外搏鬼域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撫實錄以肆詆錢適斥孟后以徧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擿黨論以掬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未進

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焯通樂律焯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昺爲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橐發其姦利事京徙橐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

詔尚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匱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昃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再爲翰林學士東宮建爲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爲嗣昃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寀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爲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

鄉書試禮部旣自調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臣大臣不憚會廟饗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大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

集賢殿修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為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靜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為敕令刪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為鷹犬以微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為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山

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壟兆大抵遭暴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坑濶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張淵明字原李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事歷濟杭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為太府丞

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為
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違遂濟成黨
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成司翰林
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徙鄭越二州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
廣直廬帝書榜文堂榜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
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脩國史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
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

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儼雖符
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
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
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
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為要塗宜公選
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
羣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
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今觀察
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昏
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

儒者有所畏至用爲耳目倚爲鄉導假借色辭過爲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今廟堂之上稍亦爲之願重爲之制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官度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卽歷校書郎至給事

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已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局矯爲敕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

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
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
爲正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
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
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
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
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疆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
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
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

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
間利病加直祕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
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
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
輒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
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
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
爲真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

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續脩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微宗弗之察也唯蔽於紹述之說崇姦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昂強淵明宋

喬年劉嗣明直斗筭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爲術處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鷗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鷗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戍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

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

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先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

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王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聰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公移病

歸始居邾城治地數畝爲婆婆園屏處十餘年人無
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
殿中侍御史旣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
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
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
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
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
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
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

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
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
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
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
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
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
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
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
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

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孿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太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屏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待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內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

宋史列傳卷一百十五
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
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
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
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蠲租四十
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
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爲羨餘故
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歛詔貸所蠲租而以糴本錢
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
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
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滌

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
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
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
敕之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
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
絕姦僞市易惟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
和買不讎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
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
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
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

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洛口米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湏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爲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二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况出於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陛下靳之

其次如田園邸店雖不若賜第之多亦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斂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廼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

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
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為食淡毋嗜河豚
及蟹毋終根不復食毋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
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錄升博
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學肄業又兼博士遷
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
賈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
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摛

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
京提舉京不樂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
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脩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為
大晟府典樂樸論為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
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乃罷為樂令未
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
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
諒挽衣泣曰豈有為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為感
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

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棗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祕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訛哆知邊廩不繼陰闕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謀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
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
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
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
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
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
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
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
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
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
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爲
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
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
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卽致仕久之御史中丞
黃復薦其恬退起爲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
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
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
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

訓詔置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
論救貶監彬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居郎從
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於富
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
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
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常言本朝記
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
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
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災暵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
人情之常若著爲定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

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
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
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
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於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
爲腴熟鷓鴣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
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鷓鴣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
已金兵旣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
幾哉毋惑乎任諒之言也

